五代史記注

五代史記卷第十八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漢家人傳第六

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也其父爲農高祖少爲軍卒牧馬晉陽夜入其家刼取之高祖已貴封魏國夫人生隱皇帝五代會要漢高祖皇后李氏天福十二年四月八日册爲皇后至乾祐三年七月册爲皇太后周廣順元年正月加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開運四年高祖起兵太原賞軍士帑藏不足充欲斂於民后諫曰方今起事號爲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其財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

後宮所有請悉出之雖其不足士亦不以爲怨也高祖爲改容謝之高祖卽位立爲皇后高祖崩隱帝册尊爲皇太后五代史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也高祖微時嘗牧馬于晉陽別墅因夜入其家刼而取之及高祖領藩鎮累封魏國夫人高祖建義于太原欲行頒賚于軍士以公帑不足議率井邑助成其事后聞而諫曰自晉高祖建義及國家興運雖出于天意亦土地人民福力同致耳未能惠其衆而欲奪其財非新天子卹隱之理也今後宮所積宜悉以散之設使不厚人無怨言高祖改容日敬聞命矣遂停斂貸之命后傾內府以助之中外聞者無不感悅天福十二年册爲皇后隱帝卽位尊爲皇太后帝年少數與小人郭允明後贊李業等游戲宮中后數切責之帝曰國家之事外有朝廷非太后所宜言也太常卿張昭聞之上疏諫帝請親近師傅延問正人以開聰明帝益不省册府

元龜張昭乾祐中爲太常卿上言臣聞江海不讓于細流所以成其大山岳不讓其撮土所以成其高王者不倦咎言所以成其聖臣歷觀前代乃至近朝遍閱聖君無不好學故楚靈王軍中決勝不忘倚相之書漢高帝馬上爭衡猶聽陸生之說遂得宸謀益治宗社延長伏惟皇帝陛下纘禹丕圖受堯成法春秋鼎盛四聰不惑于咨詢廊廟謀深六藝何妨于講習古者或立儒官或開文館旁求巖穴之士延納草澤之才雖有前規伏恐未暇況國家設官分職選賢任能有輔弼講其國經有師傅陪其言路可以談天人之際可以陳理亂之由但能屬耳于典謨何必服膺于卷軸伏望陛下聽政之餘數召近臣討論經義所冀熟三綱五常之要窮九疇八政之源縱無取于儒冠猶冀賢于博奕時帝年十九猶有童心疏遠正人昵比羣小但與郭允明後贊等庾詞醜語宮中手放紙鳶太后每提耳規之郎日經國之謀閨闈無宜預也外間頗聞故有是奏以諷之蘇逢吉謂昭日先帝在藩時今上已總丱命兄事逢吉令誨之以正道今雖君臣禮隔乘間猶獻忠言皆親狎不常吾友所陳深中其病中書欲商量有所發明但以疏內其後有輔弼講國之言雖別敷奏田蘇之益深所愧懷其後

帝卒與允明等謀議遂至于亡初帝與允明等謀誅楊邠史宏肇等議已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也當與宰相議之李業從旁對曰先皇帝平生言朝廷大事勿問書生太后深以為不可帝披衣而去曰何必謀于閨門通鑑隱帝與李業等謀誅楊邠等議既定入白太后太后曰茲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時在旁曰先帝嘗言朝廷大事不可謀及書生懦怯誤人太后復以為言帝怒曰國家之事非閨門所知拂衣而出邠等死周高祖起兵嚮京師五代史纂誤今按周本紀郭威廟號太祖今呼高祖誤慕容彥超敗于劉子陂帝欲出自臨兵太后止之曰郭威本吾家人非其危疑何肯至此今若按兵無動以詔諭威威必有說則君臣之際庶幾尚全帝不從以出

遂及于難通鑑南北遇于劉子陂帝欲自出勞軍太后曰郭威吾家故舊非死亡切身何以至此但按兵守城飛詔諭之觀其志趣必有辭理則君臣之禮尚全愼勿輕出帝不從　清異錄漢隱帝之禍手中猶持小摩尼數珠凡一百八枚㕘合浦珠也郭允明刼去

五代史纂誤今按漢隱帝紀乾祐三年十一月壬午郭威犯封邱泰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軍于七里店癸未勞軍于北郊甲申勞軍于劉子陂慕容彥超及郭威戰敗績則是帝先出勞軍而後慕容彥超戰敗之次日帝崩矣今此乃先云彥超敗于劉子陂而帝欲出自臨兵失其序矣況李后所言皆未戰前之意也

周太祖入京師舉事皆稱太后誥已而議立湘陰公贇爲天子贇未至太祖乃請太后臨朝已而太祖出征契丹軍士擁之以還太祖請事太后爲母太后誥曰侍中功烈崇高德聲昭著翦除禍亂安定邦家謳歌有歸歷數攸屬所以軍民推戴億兆同

歡老身未終殘年屬此多難惟以衰朽託于始終載省來牋如母見待感認深意涕泗橫流于是遷后于太平宮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顯德元年春崩 原注隱帝舊史實錄皆無

皇后帝立三年崩時年二十謚未嘗立后也 五代史周太祖入京凡軍國大事皆請后發教令以行之是歲議立徐州節度使贇為帝以迎奉未至周太祖乃率羣臣拜章請后權臨朝聽政后于是稱誥焉及周太祖為六軍推戴上章具述其事且言願事后為慈母后下誥答曰侍中功烈崇高德聲昭著翦除禍亂安定乾坤謳歌有歸歷數攸屬所以軍民推戴億兆同歡老身未終殘年屬玆多難惟以衰朽託于始終載省來牋如母見待感念深意涕泗橫流云仍出戎衣玉帶以賜周太祖周太祖即位上尊號曰德聖皇太后居于太平宮周顯德元年春薨 又張彥成潞州潞城人也曾祖靜汾州刺史祖述澤州刺史父儼昭義行軍司馬彥成初為并門牙將天成中自秦州監鐵務官改鄆州都押牙漢祖鎮北門表為行軍司馬以隱帝娶其女特見親愛從平

汴洛累加特進檢校太尉同州節度使隱帝即位就加同平章事太祖之伐河中彥成有饋輓之勞河中平加檢校太師乾祐三年冬移鎮相州廣順初就加兼侍中尋移鎮南陽三年秋代歸授右金吾衛上將軍其年秋以疾卒年六十贈侍中 通鑑考異周太祖實錄作彥成葢避周祖諱薛史因之

高祖二弟三子弟曰崇曰信子曰承訓承祐承勳崇子曰贇高祖愛之以爲已子乾祐元年拜贇徐州節度使承訓早卒追封魏王承祐次立是謂隱帝承勳爲開封尹

五代會要漢高祖長子承訓魏王天福十二年二月追封第三子承勳陳王周廣順元年三月追封又漢高祖長女永寧公主降宋延渥天福十二年四月封至乾祐二年十二月追封秦國長公主 五代史魏王承訓字德輝高祖之長子也少溫厚美姿儀高祖尤鍾愛在晉累官至檢校司空國初授左衛上將軍高祖將赴洛命承訓北京大內巡檢未幾詔赴闕授開封尹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以天福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薨于府

著年二十六高祖發哀于太平宮哭之大慟以至于不豫是月追封魏王歸葬于太原　又陳王承勲高祖之幼子也國初授右衛大將軍隱帝嗣位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遙領興元尹俄代侯益爲開封尹進位檢校太師兼侍中乾祐三年冬十一月蕭牆之亂隱帝崩軍情欲立勲爲嗣時勲已病大臣及諸將請候勲起居太后令左右以卧榻舁之以見諸將就視知勲之不能與故議立劉贇周廣順元年春卒周太祖下詔封陳王

周太祖已敗漢兵于北郊隱帝遇弑太祖入京師以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宰相馮道等道殊無意太祖不得已見道猶下拜道受太祖拜如平時徐勞之曰公行良苦太祖意色皆沮　五代史闕文周祖自鄴起兵赴闕漢隱帝兵敗遇害于劉子陂周祖入京師百官謁周祖見道猶設拜意道便行推戴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周祖氣沮故禪代之謀稍緩及請道詣徐州册湘陰公爲嗣道曰侍中由衷乎周祖設誓道曰莫教老夫爲謬語今爲謬語人臣謹按周世

宗朝詔史臣脩周祖實錄故道之事所宜諱矣通鑑考異按周祖舉兵既克京城所以不即爲帝者蓋以漢之宗室崇在河東信在許州贇在徐州若遽代漢慮三鎮舉兵以興復爲辭則中外必有響應者故陽稱輔立宗子信素庸愚不足畏贇乃崇子故迎贇而立之使兩鎮息謀俟其離徐已遠去京猶近然後併信除之則三鎮去其二矣然後自立則所與爲敵者惟崇而已此其謀也豈馮道受拜之所能沮乎道之所以受拜如平時者正欲示器宇凝重耳道廉智自將陽愚遠禍以謂漢恐不肯觸周祖未發之機其徒欲歸美而云耳

大臣未有推立己意又難于自立因白漢太后擇立漢嗣而宗室河東節度使崇等在者四人乃爲太后誥曰河東節度使崇許州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徐州節度使贇開封尹承勳皆高祖之子文武百辟其擇嗣君以承天統於是周太祖與王峻入見太后言開封尹承勳

高祖皇帝之子宜立太后以承勳久病不任爲嗣太祖與羣臣請見承勳視起居太后命以卧榻舁承勳出見羣臣羣臣視之信然乃共奏曰徐州節度使贇高祖愛之以爲子宜立爲嗣乃遣太師馮道率羣臣迎贇道揣周太祖意不在贇謂太祖曰公此舉由衷乎太祖指天爲誓道既行謂人曰吾平生不爲繆語人今繆語矣道見贇傳太后意召之（通鑑考異周太祖實錄太祖奏遣前太師馮道往彼諭旨太祖將奉表于徐州未知所遣樞密直學士王度請行許之宰臣百寮表秘書監趙上交齊詔同日首塗又隱帝實錄初議立徐帥太后遣中使馳諭劉崇請崇入繼大位崇知立其子上章謙遜恐無此事）贇行至宋州太祖自澶州爲兵士擁還京師王峻慮贇左右生變遣

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以兵七百騎衛贇崇至宋州贇登樓問崇所以來之意崇曰澶州軍變懼未察之遣崇護衛非惡意也贇召崇崇不敢進馮道出與崇語崇乃登樓見贇已而奪部下兵太祖以書召道先歸留其副趙上交王度奉贇入朝太后道乃先還贇謂道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是以不疑道黙然贇客將賈正等數目道欲圖之贇曰勿草草事豈出于公邪道已去郭崇幽贇于外館殺賈正及判官董裔牙內都虞候劉福孔目官夏昭度等太祖已監國太后乃下誥曰比者樞密使郭威志安宗社議定長君以徐州節度

使贇高祖近親立爲漢嗣乃自藩鎮召赴京師雖誥命
已行而軍情不附天道在北人心靡東適當改卜之初
俾膺分土之命贇可降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上
柱國封湘陰公贇以幽死五代史湘陰公贇爲徐州節度使乾祐元年八月中有雲見五色明年冬杪有鳥翔集于鮮碧堂庭樹黃質朱喙金目青翼紺趾元尾有類于鳳有賓佐嘆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旬浹而不知所之乾祐三年冬十一月周太祖駐軍于京師議立嗣君奉太后誥立贇爲嗣傳詔之際馮道笏隆于地在右惡之馮道至贇出郊迎常所乘馬比甚馴服至是馬跡嚙奔逸人不可制乃以他馬代之時以爲不祥將離彭城嘗一日天有白光一道自西來照城中如晝有聲如雷時人謂之天裂又有巨星隆于徐野殷然有聲或謂之天狗後贇果廢死
初贇自徐州入也以都押衙鞏
庭美教練使楊溫守徐州庭美等聞贇不得立乃閉城

拒命太祖拜王彥超徐州節度使下詔諭庭美等許以刺史并詔贇赦庭美等廣順元年三月彥超克徐州庭美等皆見殺通鑑鞏庭美楊溫聞湘陰公失位奉贇妃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帝使贇以書諭之庭美溫欲降而懼死帝復遺贇書曰爰念斯人盡心於主足以賞其忠義何由責以悔尤俟新節度入城當各除刺史公可更以委曲示之王彥超奏遣使齎勅詣徐州鞏庭美等猶豫不肯啓關詔進兵攻之三月王彥超奏克徐州殺鞏庭美等承勳廣順元年以疾卒追封陳王

嗚呼予既悲湘陰公贇之事又嘉鞏庭美楊溫之所為贇於漢非嫡長特以周氏移國畏天下而難之故假贇以何間爾當是之時天下皆知贇之必不立也然庭美溫區區為贇守孤城以死其始終之迹何媿於死節之

士哉然予考于實錄二人之死狀不明夫二人之事固知其無所成其所重者死爾然史氏不著不知其何以死也當王彥超之攻徐州也周嘗遣人招庭美等予得其詔書四皆言庭美等嘗已送款于周後懼罪而復叛然庭美等款狀亦不見是皆不可知也夫史之闕文可不慎哉其疑以傳疑則信者信矣予固嘉二人之忠而悲其志然不得列于死節之士者惜哉

蔡王信高祖之從弟也高祖鎭太原以信爲典捷軍都指揮使領義成軍節度使從領許州高祖寢疾隱帝當立爲嗣楊邠等受顧命不欲信在京師乃遣信就鎭信

涕泣而去信所至黷貨好行殺戮軍士有犯法者信召其妻子對之刲剔支解使自食其肉血流盈前信命樂飲酒自如也楊郊等死信大喜謂其僚佐曰吾嘗謂天无眼而使我鬱鬱於此者三年矣主上孤立幾落賊手諸公可以勸我一杯矣已而聞難作信憂不能食周太祖軍變于澶州王峻遣前申州刺史馬鐸以兵巡檢許州信乃自殺周太祖即位追封蔡王原注傳先贊而後信亦便於述事爾

五代史蔡王信高祖之從弟也少從軍漸至龍武小校高祖鎮并州爲興捷軍都將領龔州刺史檢校太保國初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兼義成軍節度使尋移鎮許州加太尉同平章事高祖寢疾大漸楊邠受密旨遣信赴鎮信即時戒路不得奉辭雨泣而去隱帝即位加檢校太師關輔賊平就加侍中信性昏懦黷

貨無厭喜行酷法掌禁軍時左右有犯罪者召其妻子對之臠割令自食其肉或從足支解至首血流盈前而命樂對酒無仁愍之色未嘗接延賓客在鎮日聚斂無度會高祖山陵梓宮經由境上信率掠吏民以備迎奉百姓苦之初聞殺楊邠史宏肇遽啓席集參佐賓幕令相致賀曰我謂天無眼令我三年不晏能適意主上孤立幾落賊手諸公勸我一杯可也俄聞蕭牆之變不能食尋有太后令言立湘陰公郎令其子往徐州奉迎數日陳思讓率馬軍經過城西但令供頓不敢出城未幾許州軍變王峻遣前申州刺史馬鐸領軍赴州巡檢鐸引軍入城信惶惑自殺廣順初追封蔡王

五代史記卷第十九

盧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周太祖家人傳第七

太祖一后三妃聖穆皇后柴氏邢州堯山人也與太祖同里遂以歸焉五代會要周太祖皇后柴氏　五代史太祖聖穆皇后柴氏邢州龍岡人世家豪右太祖微時在洛陽聞后賢淑遂聘之　龍川別志周高祖柴后魏成安人父曰柴三禮本後唐莊宗之嬪御也莊宗沒明宗遣歸其家行至河上父母逆之會大風雨止於逆旅數日有一丈夫冒雨走過其門衣弊破裂不能自庇后見之驚曰此何人耶逆旅主人曰此馬鋪卒吏郭雀兒者也后召與語異之謂父母曰此貴人我當嫁之父母恚曰汝帝左右人歸當嫁節度使奈何嫁此乞人后曰我久在宮中頗識貴人此人貴不可言

不可失也橐中裝分半與父母我取其半父母知不可
奪遂成婚於逆旅中所謂郭雀兒則周祖也后每資以
金帛使事漢祖卒爲漢佐命后父柴三禮既老夜寐輒
不覺晝起常寡言笑其家問之不答其妻醉之以酒乃
曰昨見郭雀兒已作天子 東都事畧周太祖柴后本
唐莊宗之嬪御也莊宗沒明宗遣歸其家行至河上父
母迓之會大風雨止于逆旅數日有丈夫走過其門衣
弊不能自庇后見之驚曰此何人耶逆旅主人曰此馬
步軍吏郭雀兒者也后異其人欲嫁之請于父母父
恚曰汝帝左右人歸當嫁節度使奈何欲嫁此人后曰
此貴人不可失也橐中裝分半與父母我取其半父母
知不可奪遂成婚于逆旅中所謂郭雀兒郎周太祖也
后每資以金帛使事漢高祖卒爲高祖佐命后父柴翁
既老每夜寐及晝起常寡言笑其家問之不答其妻醉
之以酒乃曰昨見郭雀兒已作天子 玉壺清話魏人
柴公以經義教授里中有女子備後唐莊宗掖庭明宗
入洛遣出宮父母往迎之至洛遇雨踰旬不能進其女
悉以奩具計直十萬分其半與父母令歸大名曰兒見
溝旁郵舍隊長黝色花項爲雀形者極貴人也願事之
父母大愧之知不可奪問之爲郎郭某乃周祖也因事之

教箕帚之禮一日謂其夫曰君極貴不可言然時不可失妾有五萬願奉君以發其身周祖因其貲得爲軍司其父柴公平生爲獨寢之人傳司冥間事一日辰起忽大笑妻問之不對但笑不已公惟喜飲妻逼極醉因漏泄其事曰花項漢將爲天子後果然 晝墁錄郭祖微時與馮暉同里閈相善也椎埋無賴靡所不至既而各竄赤籍一日有道士見之問其能曰吾業彫刺二人因令刺之郭於項右作雀左作穀粟馮以臍作甕中作雁數隻戒曰爾曹各於項臍自愛爾之雀銜穀爾之雁出瓮乃亨顯之時也寒食馮之婦得麻鞋數雙密藏之將以作節馮收得之蒲博醉歸臥門外其婦勃然曰節到也如何辦得馮徐捫腹曰休說辦不辦且看瓮中飛出雁郭祖秉旄之後雀穀稍近登位之後雀遂銜穀 太祖馮秉旄雁自瓮中累累而出世號郭威爲郭雀兒

微時喜飲博任俠不拘細行后常諫止之太祖狀貌奇偉后心知其貴人也事之甚謹 五代史太祖壯年喜飲博好任俠不拘細行后規其太過每有內助之力焉 世宗皇帝即后之姪也幼而謹愿后甚憐之故太祖養之爲己子太祖嘗寢后見

五色小蛇入頟鼻間心異之知其必貴敬奉愈厚未及貴而厭代及太祖即位后已先卒乃下詔故夫人柴氏追冊爲皇后謚曰聖穆五代史太祖即位乃下制曰義之深無先於作配禮之重莫大於追崇朕當宁載思撫存懷舊河洲令德猶傳荇菜之詩嬀汭大名不及珩璜之貴俾盛副笄之禮以伸求劍之情故夫人柴氏代籍貽芳湘靈集慶體柔儀而陳翽翟芬若椒蘭持貞操以選中瑤譽光圖史懿範尚留於閨闈昌言有助於箴規深唯望氣之艱彌歎藏舟之速將開寶祚俄謝璧台宜正號於軒宮俾潛耀於坤象可追命爲皇后仍令所司定謚備禮冊命既而有司上謚曰聖穆顯德初太祖神主入廟以后祔于其室

淑妃楊氏鎮州眞定人也父宏裕眞定少尹妃幼以色選入趙王宮事王鎔鎔爲張文禮所殺鎮州亂妃亦流寓民間後嫁里人石光輔居數年光輔死太祖柴夫人

卒聞妃有色而賢遂娶之為繼室太祖方事漢高祖于太原天福中妃卒遂葬太原之近郊太祖即位廣順元年九月追册為淑妃拜妃弟廷璋為右飛龍使廷璋辭曰臣父老矣願以授之太祖曰吾方思之豈忘爾父邪即召宏裕宏裕老不能行乃就其家拜金紫光祿大夫眞定少尹太祖崩葬嵩陵一后三妃皆當陪葬而太原未克世宗詔有司營嵩陵之側為虛墓以俟顯德元年世宗已敗劉旻于高平遂攻太原太原閉壁被圍乃還妃喪而葬之五代史淑妃楊氏鎮州眞定人父宏裕眞定少尹當河朔全盛之時所屬封疆制之于守帥故韶顏美媛皆被選于王宮妃幼以良家子中選事趙王王鎔張文禮之亂妃流離于外唐明宗在藩

錄其遺逸安重誨保庇妃家致其仕進父母即以妃嫁于鄉人石光輔不數年娶居太祖佐漢之初屬聖穆皇后棄世聞妃之賢遂以禮聘之妃睦族撫孤宜家內助甚有力焉晉天福末卒于太原因留葬于晉郊廣順元年九月追册爲淑妃太祖凡一后三妃及崩嵩陵就掩皆謙陪祔時以妃喪在賊境未及遷定世宗乃詔有司于嵩陵之側預營一冢以虛之俟賊平即議襄事顯德元年夏世宗征河東果成素志焉妃兄廷璋早事太祖即位累歷內職出爲晉州節度使皇朝撫運移鎮邢州又改鄜州受代歸闕卒于私第　東都事畧楊廷璋父宏裕少漁貂裘陂有以二石雁授之者其翼一掩左一掩右曰吾北嶽使也言訖不知所之是歲生女一爲周太祖淑妃明年而廷璋生廷璋以淑妃故得賜官初爲右飛龍使稍遷皇城使世宗即位拜左驍衛大將軍宣徽北院使除建雄軍節度使隰州闕守乃請監軍李謙溥攝州事謙溥至隰并人來圍其城或請速救廷璋曰賊遽至必未攻城乃募死士百餘人潛諭謙溥相應夜銜枚擊之并人大潰逐北數十里　寓簡周世宗嘗疑涇帥史懿欲叛密詔晉州節度使楊廷璋使陰圖之廷璋明其無它懷詔書見之懿曰死不敢辭乞免妻子廷璋屏

左右語之日吾以百口保君君單騎入朝可也贇從之遂得免禍及宋有天下廷璋猶在晉監軍判罕儒者疑廷璋周之戚里近親也欲殺之以爲已功每見必衷甲懷刃廷廷璋知之待以誠心略無疑畏會春當宴罕儒夙興尙早徘徊獨語曰事久變生今日不可失也因假寐恍忽如夢有神人謂曰廷璋忠實無異志不可妄殺驚覺汗下悔泣擲刀於地從造廷璋再拜謝過具言所夢廷璋愕然曰有是哉吾昔者亦夢神人來告曰汝有德天固報汝吾爲汝解監軍之禍可保無虞也吾夜半起坐命門客書幅紙記之方欲與君語而未敢也因探諸懷以示罕儒其所言神人容貌衣冠劍履無差焉二人相持而泣結交終身

貴妃張氏鎮州眞定人也祖記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兵部尙書父同芝事趙王王鎔爲諮呈官官至檢校工部尙書鎔死鎮州亂莊宗遣幽州苻存審以兵討張文禮裨將武從諫館于妃家見妃尙幼憐之而從諫家在

太原遂以妃歸爲其子婦久之太祖事漢高祖于太原楊夫人卒而武氏子亦卒乃納妃爲繼室太祖貴累封吳國夫人太祖以兵入京師漢遣劉銖戮其家妃與諸子皆死太祖即位追册爲貴妃五代史貴妃張氏恒州眞定人也祖記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兵部尚書父同芝本州諸呈官檢校工部尚書事趙王王鎔歷職中要天祐末趙將張文禮殺王鎔以鎮州歸梁莊宗命將符存審討平之時妃年尚幼有幽州偏將武從諫者駐旆于家見妃韶令乃爲其子聘之武氏家在太原太祖從漢祖鎮并門屬楊夫人以疾終無何武氏子卒太祖素聞妃之賢遂納爲繼室太祖貴累封至吳國夫人漢隱帝末蕭牆變起屠害大臣太祖在鄴都被讒妃與諸皇屬同日遇害于東京舊第太祖踐祚追册爲貴妃發哀故世宗有起復之命世宗嗣位以太祖舊宅即妃遇禍之地因施爲僧院以皇建爲名焉

德妃董氏鎭州靈壽人也祖文廣唐深州錄事參軍父光嗣趙州昭慶尉妃幼頴悟始能言聞樂聲知其律呂年七歲鎭州亂其家失之爲潞州牙將所得寘諸褚中以歸潞將妻嘗生女輒不育得妃憐之養以爲子過于所生居五六年妃家悲思其兄瑀求之人間莫知所在潞將仕于京師遇瑀欣然歸之時年十二瑀以嫁里人劉進超進超亦仕晉爲內職契丹犯闕進超歿于虜中妃嫠居洛陽漢高祖自太原入京師太祖從過洛陽聞妃有賢行聘之太祖建國中宮虛位遂冊爲德妃廣順三年卒年三十九妃兄三人瑀官至太子左贊善大夫

元之自明皆至刺史五代史德妃董氏常山靈壽人也祖文廣唐深州錄事參軍父光嗣趙州昭慶尉妃孩提頴悟始能言聽按絲管而能辨其聲年七歲遇鎮州之亂親黨羇離與妃相失潞州牙將得之匿于褚中其妻以息女不育得妃憐之過于所生姆教師箴功容克備妃家悲念其兄瑀諸處求訪垂六七年後潞將人官于朝妃之鄉親頗有知者瑀見潞將欣然歸之時年十三妃歸踰年嫁爲里人劉進超之妻進超爲內職及契丹破晉之歲陷蕃殁焉妃嫠居洛陽太祖楊淑妃與妃鄉親平居恒言妃賢德太祖從漢祖幸洛因憶淑妃之言尋以禮納之鼎命初建張貴妃遇禍中宮虛位乃册爲德妃太祖自聖穆皇后早世以來屢失邦媛中幃內助唯妃存焉加以結珮脫簪率由令範廣順三年夏遇疾醫藥之際屬太祖兗海之征車駕將行妃奏曰正當暑毒勞陛下巡省明發宵征須人供侍司簿已下典事者各已處分從行太祖日妃疾未平數令診視此行在近無煩內人及太祖駐蹕魯中妃志欲令內人進發中使往來言之太祖手勅鄭仁誨曰切慮德妃以朕至兗州行營津置內人承侍緣諸軍在野不可自安令鄭仁誨專心體候如德妃津置內人東來

便須上聞約住或取索鞍馬不得供應如意堅確卽以手勅示之旣而平定兗州車駕還京妃疾無減俄卒于大內時年三十九輟朝三日妃長兄瑀以左贊善大夫致仕仲兄元之季兄自明皆累歷郡守 五代會要周太祖貴妃張氏廣順元年追册淑妃楊氏廣順元年九月追册德妃董氏廣順元年四月追册尚儀趙氏封汧國夫人尚服蘇氏封岐國夫人尚宮甫氏封汾國夫人司賓高氏封潡國郡夫人司賓柴氏封平陽郡夫人司賓茹氏封潁川郡夫人司記丁氏封隴西郡夫人司記劉氏封彭城郡夫人典寶李氏封隴西縣君司寶王氏封瑯琊縣君司正李氏封隴西縣君司正王氏封瑯琊縣君尚食李氏封隴西縣君尚功曹氏封鉅鹿縣君司衣李氏封隴西縣君司藥林氏封會稽縣君司藥翟氏特封潯陽縣君並廣順元年八月勅 初帝舉兵于魏漢以兵圍帝第時張貴妃與諸子青哥意哥姪守筠奉超定哥皆被誅青哥意哥不知其母誰氏太祖卽位詔故第二子青哥贈太尉賜名侗 五代史纂誤今按其後顯德四

年四月詔故皇弟贈太保侗贈太傅則此處似誤矣第三子意哥贈司空賜名信皇姪守鈞贈左領軍衛將軍以鈞聲近榮爲世宗避更名守愿奉超贈左監門衛將軍定哥贈左千牛衛將軍賜名遜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癸未詔曰禮以緣情恩以悼往矧在友于之列尤鍾惻愴之情故皇弟贈太尉侗贈司空信景運初啓天年不登俾予終鮮實動予懷侗可贈太傅追封郯王信司徒杞王又詔曰故皇從弟贈左領軍衛將軍守愿贈左監門衛將軍奉超贈左千牛衛將軍遜等項因季世不享遐齡每念非辜難忘有慟守愿可贈左衛大將軍奉超右衛大將軍遜右武衛

大將軍五代會要周太祖第二子侗鄭王第三子信杞王並漢末遇害顯德四年四月追封　五代史剡王侗太祖子初名青哥漢末遇害太祖即位詔贈太尉賜名侗顯德四年追封杞王信太祖子初名意哥漢末遇害太祖即位詔贈司空賜名信顯德四年追封

五代會要周太祖第三女樂安公主爲漢室所害廣順元年二月追封至顯德四年四月又追封莒國長公主第四女壽安公主降張永德廣順元年四月封至顯德元年四月封晉國長公主第五女永寧公主廣順元年九月追封至顯德四年四月又追封梁國長公主

東都事畧張永德字抱一并州曲陽人也初周太祖將兵征淮南過宋州宋州使人勞之于葛驛葛驛先有一男子一女子不知其所從來轉客於市傭力以食父老憐之醵酒肉衣服相配爲夫婦及太祖至市人聚觀女子於衆中呼曰此吾父也市人驅之去太祖聞之使前問之信其女也相持而泣將携之以行女曰我已嫁人矣復呼其夫視之曰此亦貴人也乃俱挈之軍中奏補供奉官即永德也漢命永德押賜招義節度使常遇生辰禮物遇太祖之外兄弟也太祖時鎮鄴有密詔付遇永德在潞州聞之因謂遇曰郭公被讒今日之詔得非莅

殺永德耶永德郎死切恐累公爾遇驚曰何謂也永德曰姦邪蠹政郭公誓清君側願且以永德屬吏事成足以爲德不成死未晚遇以爲然止令壯士嚴衞然所以餽之甚厚親問之曰君視大人事得成否永德曰殆必成以柴翁夢所見爲驗未幾太祖使至遇賀且謝曰老夫幾誤大事周氏親戚盡誅唯永德夫婦在周太祖既郎位除永德左衞將軍駙馬都尉妻爲晉國公主遷泗州防禦使從世宗征劉崇高平之戰何徽樊愛能退衂時我太祖及永德牙兵各二千人而已太祖曰賊氣方驕公麾下頗能射可西出陟高而上吾張左掖以應之其勝可必永德以爲然遂大捷劉崇單騎而遁世宗謂永德曰樊愛能何徽及偏裨七十餘人吾欲盡按軍法何如對曰必欲開拓疆宇威加四海安可已也因盛稱太祖智勇世宗善其言悉誅愛能輩以徇軍聲始振從世宗征淮南破紫金山十八砦吳人樓船蔽川永德擇習水者潛鑽其船引兵擊之多溺死又以兵絕豫州餉道世宗褒之擢爲殿前都點檢從克壽州領鎮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恭帝嗣位移鎮忠武

龍川別志初周祖兵征淮南過宋州宋州使人勞之於葛驛先有一男子一女子不知所從來轉客於市傭力以食父老憐其

愿也醜酒食衣服使相配爲夫婦及周祖至市人聚觀女子於衆中呼曰此吾父也市人驅之去周祖閭之使人問之信其女也相持而泣將攜之以行女曰我已嫁人矣復呼其夫視之曰此亦貴人也乃俱輩之軍中奏補供奉官郎張永德也及周祖入汴漢末帝以兵圍其第今皇建院是也盡誅其家惟永德與其妻在河陽爲監押末帝亦命河陽誅之河陽守呼永德以勅視之永德曰大人爲德不成死未晚也河陽守以爲然雖執之於獄所以餽之甚厚親問之曰君視大人事得成否永德曰殆必然以柴三禮夢所見爲驗未幾而捷報至周祖親戚盡誅惟永德夫婦遂極富貴　五代史張穎太原人駙馬都尉永德之父也累爲藩郡列校出內職歷諸衛將軍國初以戚里之故自華州行軍司馬歷郢懷二州刺史遷安州防禦使穎性卞急峻刻不容人之小過雖左右親信亦皆怨之部曲曹澄有處女穎逼而娶之澄遂與不逞之徒數人同謀害穎中夜挾刃入於寢門執穎而殺之遂奔於金陵世宗征淮南以永德之故命江南李景令執澄等送行在及至世宗以澄等賜永德俾甘心而戮之　龍川別志張永德事周世宗爲殿前指揮使性好道之道士多客其家嘗有一舉子見之即

病幾年乃愈永德所以待之甚厚客欲辭去永德曰吾待子不薄何去之遠也曰吾有小術當一試之而去試之其藥能乾木銀爲黃金永德大驚欲學之客曰君自有三十年富貴此術不足學也永德留之不可曰後當見吾於淮上及周世宗用兵壽春永德從之素善射聞出射於野觀者如堵見一僧則昔之舉子也與之歸宿帳中夜半屏人問所以保三十年富貴者曰若見二屬猪人善事之則富貴可保也旦辭去藝祖方以力戰有功雖功名日盛而出於側微鞍馬服用未有以自給永德稍以家貲奉之藝祖既天資英特問其年復亥生也永德大喜傾身事之凡用物皆有副須輒以獻藝祖日張太尉與吾善弟往以情告之太宗持書往永德延之卧內太宗姿表尤異問其年亦亥生也永德驚喜傾家助之太祖既登極以鄧州節鉞授永德許之終身常有人告永德謀反藝祖曰張道人非反者郎械而送之永德曰爾敢告吾反勝甚大破械杖而遺之藝祖聞之喜及太宗嗣位寵之不替遂終於鄧　筆錄

周朝駙馬都尉張永德輕財好施喜延接方士嘗遇一異人言及時事且曰天下將太平眞主已出永德曰其誰乎答曰天意所造安能識諸然而有一事庶幾可驗公或覩紫黑

包屬猶人善戰果於殺伐者善待之永德嘗陰自求訪及太祖皇帝勳位漸隆永德因漸識帝之英表問其歲在亥永德數駭其事傾身親附相得甚懽凡巳之所玩好資用子女玉帛必先恣帝擇取有餘乃以自奉至國初以舊恩體貌富貴與佐命勳戚同等終太祖世莫能替焉

五代史記卷第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周世宗家人傳第八

周太祖聖穆皇后柴氏無子養后兄守禮之子以爲子是爲世宗守禮字克讓以后族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世宗即位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光祿卿致仕居于洛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師而左右亦莫敢言第以元舅禮之而守禮亦頗恣橫嘗殺人于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是時王溥王晏王彥

超韓令坤等同時將相皆有父在洛陽與守禮朝夕往來惟意所爲洛陽人多畏避之號十阿父守禮卒年七十一官至太傅澠水燕談錄宰相王溥父祚少爲太原掾屬宿州防禦使既老溥勸其退居洛陽居常怏怏及溥爲相客或候祚溥常朝服侍立客不安席求去祚曰學士勞賢者起避耶　揮麈錄王溥五代狀元相周高祖世宗至宋以宮師罷相其父祚爲周觀察使致仕祚居富貴久奉養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壽耳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問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貴極富溢所不知者壽也今以告汝俟出當厚以卦錢相酬也既見祚令布卦成文推命大驚曰此命惟有壽也祚喜問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答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答曰能至百歲乎又嘆息曰此命至少亦須一百三四十歲也祚大喜曰其間莫有疾病否曰並無之其人又細數之曰俱無秖是近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苦臟腑尋便安愈矣祚大喜回顧子孫在後侍立者曰孩兒輩切記之是年莫教我吃冷湯水

嗚呼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爲天子而瞽叟殺人則棄天下竊負之而逃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無至公舜可棄天下不可刑其父此爲世立言之說也然事固有不得如其意者多矣葢天子有宗廟社稷之重百官之衛朝廷之嚴其不幸有不得竊而逃則如之何而可子讀周史見守禮殺人世宗寢而不問葢進任天下重矣而子於其父亦至矣故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其所以合於義者葢知權也君子之於事擇其輕重而處之耳失刑輕不孝重也刑者所以禁人爲非孝者所以教人爲善其義一也孰爲重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

無殺人而殺其父滅天性而絶人道孰爲重權其所謂輕重者則天下雖不能棄而父亦不可刑也然則爲舜與世宗者宜如何無使瞽叟守禮至於殺人則可謂孝矣然而有不得如其意則擇其輕重而處之焉世宗之知權明矣夫

世宗三皇后貞惠皇后劉氏不知其世家葢微時所娶也世宗爲左監門衛將軍得封彭城縣君世宗從太祖于魏后留京師太祖舉兵漢誅太祖家屬后見殺太祖即位追封彭城郡夫人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始詔彭城郡夫人劉氏追册爲皇后有司謚曰貞惠陵曰惠陵

五代會要世宗皇后劉氏漢末遇害顯德四年四月追
册曰貞惠皇后　五代史世宗貞惠皇后劉氏將家女
也幼歸于世宗漢乾祐中世宗在西班后始封彭城縣
君世宗隨太祖在鄴后留居邸第漢末李業等作亂后
與貴妃張氏及諸皇族同日遇禍國初追封彭城郡夫
人顯德四年夏四月追册爲皇后謚曰貞惠陵曰惠陵
宣懿皇后符氏其祖秦王存審父魏王彥卿后世王家
出於將相之貴爲人明果有大志初適李守貞子崇訓
守貞事漢爲河中節度使已挾異志有術者善聽人聲
以知吉凶守貞出其家人使聽之術者聞后聲驚曰此
天下之母也守貞益自負曰吾婦猶爲天下母吾取天
下復何疑哉于是決反　晝墁錄郭祖受命討守貞駐師河中城下適年望氣者言守貞
必破城下有三天子氣謂郭祖柴世宗太祖也守貞猶
豫不決使術者視家人至子婦符氏術者大咤曰母后

相也守貞曰吾婦乃爾吾可知矣遂決既嬰城無礙材頗忠之居一日河水自上浮木千百皆礙材也守貞大喜以爲受命之符其後既破郭祖以符氏納世宗是爲符后而漢遣周太祖討之踰年攻破其城崇訓知不免手自殺其家人次以及后后走匿以帷幔自蔽崇訓惶遽求后不得遂自殺漢兵入其家后儼然坐堂上顧軍士曰郭公與吾王父有舊汝輩無犯我軍士見之不敢迫太祖聞之以謂一女子能使亂兵不敢犯奇之爲加慰勉以歸彥卿后感太祖不殺拜太祖爲父其母以后夫家滅亡而獨脫死兵刃之間以爲天幸欲使削髮爲尼后不肯曰死生有命天也何必妄毀形髮爲太祖於后有恩而世宗性特英銳闓

后如此益奇之及劉夫人卒遂納以爲繼室世宗即位册爲皇后世宗辨急多暴怒而後常追悔每怒左右后必從容伺顏色漸爲解說世宗意亦隨解由是益重之世宗征淮后以帝不宜親行切諫止之世宗不聽師久無功遭大暑雨后以憂成疾而崩議者以方用兵請殺喪禮于是百官朝臨于西宮三日而釋服帝亦七日而釋葬于新鄭陵曰懿陵

五代史宣懿皇后符氏祖存審事後唐武皇莊宗位極將相追封秦王父彥卿天雄軍節度使封魏王后初適李守貞之子崇訓漢乾祐中守貞叛于河中太祖以兵攻之及城陷崇訓自刃其弟妹次將及后后時匿于屏處以帷箔自蔽崇訓倉皇求后不及遂自刎后因獲免太祖入河中令人訪而得之即遣女使送于其父自是后常感太祖大惠拜太祖爲養父世宗鎮澶淵日太祖爲世宗

聘之后性和惠善侯世宗之旨世宗或暴怒于下后必
從容救解世宗甚重之及即位册爲皇后世宗將南征
后常諫止之言甚切直世宗亦爲之動容洎車駕駐于
淮甸久冒炎暑后因憂恚成疾顯德二年七月二十一
日崩于滋德殿時年二十有六世宗甚悼之既而有司
上諡日宣懿葬于新鄭陵日懿陵　五代會要皇后符
氏顯德元年三月册爲皇后至三年七月崩追册日宣
懿皇后　五代史闕文符后先適河中節度使李守貞
之子崇訓守貞嘗得術士善聽聲知人貴賤守貞舉族
悉令術士聽之獨言后大貴當母儀天下守貞信之因
日吾婦尚爲皇后吾可知也遂謀叛及城陷后獨免周
祖爲世宗娶之顯德册爲后臣以謂術士意蓋亦有時
而中人君之位安可望而求公侯其試之　五代史補
世宗皇后符氏即魏王彥卿之女時有相工視之大驚
密告魏王日此女貴不可言李守貞素有異志因與子
崇訓娶之禮畢守貞甚喜色共後據河中叛高祖爲
樞密使受命出征后知高祖與其父有舊城破之際據
堂門而坐叱諸軍日我符魏王女也與樞密太尉兄弟
之不若汝等愼勿無禮於是諸軍聾然引退頃之高祖
王喜日此女于白刃紛筝之際保全可謂非常人也乃

歸之魏王至世宗即位納爲皇后既免河中之難其母欲使出家資其福壽后不悅曰死生有命誰能髡首跣足以求苟活也母度不可遏遂止世宗素以后賢後立又聞命不以出家爲念愈賢之所以爲天下母也

皇后符氏后妹也國初遷西宮號周太后五代會要皇后符氏宣懿皇后之女弟也顯德六年六月册爲皇后

世宗子七人長曰宜哥次二皆未名次曰恭皇帝次曰熙讓次曰熙謹次曰熙誨皆不知其母爲誰氏宜哥與其二皆爲漢誅太祖即位詔賜皇孫名誼贈左驍衛大將軍誠左武衛大將軍諴左屯衛大將軍顯德三年羣臣請封宗室世宗以謂爲國日淺恩信未及于人而須功德大成五代史纂誤今按功德大臣未曉其語無乃功德大成之誤耶慶流于世而

後議之可也明年夏四月癸未先封太祖諸子又詔曰
父子之道聖賢不忘再思夭閼之端愈動悲傷之抱故
皇子左驍衛大將軍誼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
軍諴等載惟往事有足傷懷宜增一字之封仍贈三台
之秩誼可贈太尉追封越王誠太傅吳王諴太保韓王
而皇子在者皆不封六年北復三關遇疾還京師六月
癸未皇子宗訓特進左衛上將軍封梁王而宗讓亦拜
左驍衛上將軍封燕國公後十日而世宗崩梁王即位
是爲恭皇帝其年八月宗讓更名熙讓封曹王熙謹熙
誨皆前未封爵遂拜熙謹右武衛大將軍封紀王熙誨

右領軍衛大將軍封蘄王皇朝乾德二年十月熙謹卒
熙讓熙誨不知其所終五代會要世宗長子宗誼越王漢末遇害顯德四年四月追封
第三子宗讓曹王改名熙讓第四子熙謹紀王第五子
熙誨蘄王並顯德六年追封　默記藝祖初自陳橋推
戴入城周恭帝即衣白襴乘轎子出居天清寺世宗節
名而其功德院也祖與諸將同入內六宮迎拜有二小
兒丱角者宮人抱之亦拜詢之乃世宗二子紀王蘄王
也顧諸將曰此復何待左右即提去惟潘美在後以手
掐殿柱低頭不語藝祖云汝以爲不可耶美對曰臣豈
敢以爲不可但于理未安藝祖即命追還以其一人賜
美美即收之以爲子而藝祖後亦不復問其後名惟正
者是也每供三代惟以美爲父而不及其他故獨此房
不與美子孫連名名夙者乃其後也夙爲文官子孫亦
然夙有才爲名帥其英明有自云　隨手雜錄太祖皇
帝初入宮見宮嬪抱一小兒問之曰世宗子也時范質
與趙普潘美等侍側太祖顧問普等普等曰去之潘美
與一帥在後不語太祖召問之美不敢答太祖曰取人
之位殺人之子朕不忍爲也美曰臣與陛下北面事世

宗勸陛下殺之即負世宗勸陛下不殺則陛下必致疑太祖曰與爾爲姪世世宗子不可爲爾子也美遂持歸其後太祖亦不問美亦不復言後終刺史惟吉潘凤之祖也美本無兄弟其後惟吉歷仕供三代止云以美爲父而不言祖余得之于其家人

嗚呼至公天下之所其也其是非曲直之際雖父愛其子亦或有所不得私焉當周太祖舉兵于魏漢遣劉銖誅其家族于京師酷毒備至後太祖入立遣人責銖銖辭不屈太祖雖深恨之然以銖辭直終不及其家也及追封妻子之被殺者其言深自隱痛之而已不敢有非漢之辭焉葢知其曲在已也故略存其辭以見周之有媿於其心者矣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一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嗚呼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亦以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無一人蓋僅有之耳余得死節之士三人焉其仕不及于二代者各以其國繫之作梁唐晉漢周臣傳其餘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入于雜誠君子之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詳其善惡焉

梁臣傳第九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也自言唐平陽王暉之後五代

史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唐神龍中平陽王暉之後也曾祖琬綏州刺史祖忻同州掾父袞集州刺史少好學工書檄乾符中舉進士不中乃客之梁翔同里人王發為汴州觀察支使遂往依焉久之發無所薦引翔客益窘為人作牋刺傳之軍中太祖素不知書翔所作皆俚俗語太祖愛之謂發曰聞君有故人可與俱來翔見太祖太祖問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記何等事翔曰諸侯戰爭之事耳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為吾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于今太祖大喜五代史補敬翔應三傳數舉不第發憤投太祖願備行陣太祖問曰足下通春秋久矣今吾主盟其為戰欲效春秋時可乎翔曰不可夫禮樂猶不相沿襲況兵者詭道宜其變化無窮若復如春秋時則所

謂務虛名而喪其實效大王之事去矣太祖大悅以爲知兵遂延之幕府委以軍事竟至作相　通鑑考異高若拙後史補曰梁太祖皇帝到梁園深有大志然兵力不足常欲外掠又慮四境之難每有鬱然之狀時有薦敬秀才于門下乃白梁祖曰明公方欲圖大事輕重必爲四境所侵但令麾下將士詐爲叛者而逃即明公奏于主上及告四鄰以自褻叛徒爲名梁祖曰天降奇人以佐於吾初從其謀一出而致衆十倍補以軍職非其所好乃以爲館驛巡官太祖與蔡人戰汴郊翔時時爲太祖謀畫多中太祖欣然以謂得翔之晚動靜輒以問之　五代史翔好讀書尤長刀筆應用敏捷乾符中舉進士不第及黃巢陷長安乃東出關時太祖初鎮大梁有觀察支使王發者翔里人也翔往依焉發以故人遇之然無由薦達翔久之計窘乃與人爲牋刺往往有警句傳于軍中太祖比不知書章檄喜淺近語聞翔所作愛之謂發曰知公鄉人有才可與俱來及見應對稱旨即補右職每令從軍翔不喜武職求補文吏即署館驛巡官俾專掌檄奏太祖與蔡賊相拒累

歲城門之外戰聲相聞機畧之間翔頗預之太祖大悅
恨得翔之晚故軍謀政術一以諮之蔡賊平奏授太子
中允賜緋從平兗鄆改檢校水部郎中太祖兼鎮淮南
授揚府左司馬賜金紫乾寧中改光祿少卿充職天復
中授檢校禮部尚書遙領蘇州刺史　通鑑考異莊宗
列傳曰溫狡譎多謀人不測其際唯翔覘彼舉錯即揣
知其心或有所不備因爲之助溫大悅　自太祖奉昭宗
以爲得翔之晚故軍謀政術一切諮之
自岐還長安昭宗召翔與李振升延喜樓勞之拜翔太
府卿五代史昭宗自岐下還長安御延喜樓召翔與李
振登樓勞問翔授檢校右僕射太府卿賜號迎鑾
協贊功臣初太祖常侍殿上昭宗意衛兵有能擒之者乃佯
爲鞋結解以顧太祖太祖跪而結之而左右無敢動者
太祖汗流洽背由此稀復進見昭宗遷洛陽宴崇勳殿
酒半起使人召太祖入內殿將有所託太祖益懼辭以

疾昭宗曰卿不欲來可使敬翔來太祖遂麾翔出翔亦佯醉去太祖已破趙匡凝取荊襄遂攻淮南翔切諫以謂新勝之兵宜持重以養威太祖不聽兵出光州遭大雨幾不得進進攻壽州不克而多所亡失太祖始大悔恨歸而忿躁殺唐大臣幾盡五代史纂誤今按此傳稱殺唐大臣幾盡所殺果何人耶以爲裴樞等耶則殺樞等乃天祐二年六月中而全忠攻淮南日是其年九月後與裴樞等事不相連屬以爲別有大臣耶則歐陽五代史本紀及唐本紀各不畧載既云大大臣則名字必有著者無容漫無姓名況其年六月方殺裴樞等而貶死者數百人朝廷爲之一空見唐六臣傳豈有九月又以用兵失利歸而忿躁又殺大臣幾至于盡雖全忠凶賊悖戾亦當不至于此忿躁殺大臣事無所指歸蓋誤書也然益以翔爲可信任梁之篡弒翔之謀爲多太祖即位以唐樞密

院故用宦者乃改爲崇政院以翔爲使遷兵部尚書金鑾殿大學士五代史太祖受禪自宣武軍掌書記前太府卿授檢校司空依前太府卿勾當宣徽院事尋改樞密院爲崇政院以翔知院事開平三年夏四月太祖以邠岐侵擾遣劉知俊西討鄜延深憂不濟因宴顧翔以問西事翔剖析山川郡邑虛實軍糧多少悉以條奏如講習左右莫不驚異太祖歎賞久之乾化元年進位光祿大夫行兵部尚書金鑾殿大學士知崇政院事平陽郡侯前朝因金鑾坡以金爲門名與翰林院相接故得爲學士者稱金鑾以美之今殿名金鑾從嘉名也置大學士始以翔爲之五代會要以金鑾爲名非典也大學士與三館大學士同王海乾化元年置金鑾殿大學士以敬翔爲之翔爲人深沉有大畧從太祖用兵三十餘年五代史纂誤今按朱全忠以中和三年癸卯歲爲汴州節度使至建國受禪迄于乾化二年壬申歲遇弒正三十年不得云三十餘年也細大之務必關之翔亦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

休息而太祖剛暴難近有所不可翔亦未嘗顯言微開其端太祖意悟多爲之改易五代史翔自釋褐東下遭遇霸王懷抱深沈有經濟之畧起中和歲至鼎革大運其間三十餘年扈從征伐出入帷幄庶務叢委恒達旦不寢唯在馬上稍得晏息每有所裨贊亦未嘗顯諫上俛仰顧步間微示持疑爾而太祖意已察必改行之故裨佐之迹人莫得知侯鯖錄五代敬翔當權時門前一風子白衫作舞歌曰執板談歌乞箇錢塵中流派酒中仙直饒到老常如此猶勝危時弄化權太祖破徐州得時溥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氏故尙讓妻也乃以妻翔翔已貴劉氏猶侍太祖出入臥內如平時翔頗患之劉氏誚翔曰爾以我嘗失身于賊乎尙讓黃家宰相時溥國之忠臣以卿門第猶爲辱我請從此訣矣翔以太祖故謝而止之劉氏車服驕侈別置

典謁交結藩鎮權貴往往附之寵信言事不下于翔當時貴家往往效之五代史劉翔妻劉氏父爲藍田令廣明之亂劉爲巢將尚讓所得巢敗讓攜劉降于時溥及讓誅時溥納劉于妓室太祖平徐得劉氏嬖之屬翔翔喪妻因以劉氏賜之及翔漸貴劉猶出入太祖臥內翔情禮稍薄劉于曲室讓翔曰卿鄙余曾失身于賊耶以成敗言之尚讓巢之宰輔時溥國之忠臣論卿門第辱我何甚請從此辭翔謝而止之劉侍太祖之勢太祖四鎮時劉已得國夫人之號車服驕侈婢媵皆珥珠翠其下別置爪牙典謁書幣聘使交結藩鎮近代婦人之盛無出其右權貴皆相附麗寵信言事不下于翔當時貴達之家從而效之敗俗之甚也太祖崩友珪立以翔先帝謀臣懼其圖已不欲翔居內職乃以李振代翔爲崇政使拜翔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翔以友珪畏已多稱疾未嘗省事五代史及太祖大漸召至御牀前受顧託之命且深以并冦爲恨翔嗚咽不忍受命

而退庶人友珪之篡位也以天下之望命翊為宰相友珪以翊先朝舊臣有所畏忌翊亦多病不綜政事末帝即位趙巖等用事頗離間舊臣翊愈鬱鬱不得志其後梁盡失河北與晉相距楊劉翊曰故時河朔半在以先帝之武御貔虎之臣猶不得志于晉今晉日益彊梁日益削陛下處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非其近習則皆親戚之私而望成事乎臣聞晉攻楊劉李亞子負薪渡水為士卒先陛下委蛇守文以儒雅自喜而遣賀瓌為將豈足當彼之餘鋒乎臣雖憊矣受國恩深若其乏材願得自效巖等以翊為怨言遂不用五代史末帝即位趙張之族皆處權要翊愈不得志及劉鄩失河朔安彥之喪楊劉翊奏曰國家連年遣將出征封疆日削不獨兵驕將怯亦制置

未得其術陛下處深宮之中與之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之勝負哉先皇時河朔半在親御虎臣驍將猶不得志于敵人今寇馬已至鄆州陛下不留聖念臣所未喻一也臣聞李亞子自墨縗統衆于今十年每攻城臨陣無不親當矢石昨聞攻楊劉率先負薪渡水一鼓登城陛下儒雅守文未嘗如此俾賀瓌輩與之較力而望攘逐戎寇臣所未喻二也陛下所宜詢于黎老別運沈謀不然則憂未艾也臣雖駑怯受國恩深陛下必若乏材乞于邊陲効試末帝雖知其懇惻竟以趙張輩言翔怨望不之聽其後王彥章敗于中都末帝懼召段凝于河上是時梁精兵悉在凝軍凝有異志顧望不來末帝遽呼翔曰朕居常忽卿言今急矣勿以爲懟卿其教我當安歸翔曰臣從先帝三十餘年今雖爲相實朱氏老奴爾事陛下如郎君以臣之心敢有所隱陛下初用段凝臣已爭之今凝不來敵勢已

迫欲爲陛下謀則小人間之必不見聽請先死不忍見宗廟之亡君臣相向慟哭五代史及王彥章敗于中都晉人長驅而南末帝急召翊謂之曰朕居常忽卿所奏果至今日事急矣勿以爲懟且使朕安歸翊泣奏曰臣受國恩僅將三紀從微至著皆先朝所遇雖名宰相實朱氏老奴耳事陛下如郎君以臣愚誠敢有所隱陛下初任段凝爲將臣已極言小人朋附致有今日晉軍節至段凝限水欲請陛下出居避敵陛下必不聽從欲請陛下出奇應敵陛下必不果決縱良平復生難以轉禍爲福請先死不忍見宗廟隕墜言訖君臣相向慟哭翊與李振俱爲太祖所信任莊宗入汴詔赦梁羣臣李振喜謂翊曰有詔洗滌將朝新君邀翊欲俱入見翊夜止高頭車坊將旦左右報曰崇政李公入朝矣翊嘆曰李振謬爲丈夫矣復何面目入梁建國門乎乃自經而卒五代史及晉主陷都城有

詔赦梁氏臣寮李振謂翔曰有制洗滌將朝新君翔曰新君若問其將何辭以對是夜翔在高頭里第宿于車坊欲曙左右報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翔返室嘆曰李振謬爲丈夫耳朱氏與晉仇讐我等始同謀畫致君無狀今少主伏劍于國門縱新朝赦罪何面目入建國門也乃自經而卒數日并其族被誅初貞明中史臣李琪張袞郄殷象馮錫嘉奉詔脩撰太祖實錄三十卷敘述非工事多漏畧復詔翔補緝其闕翔乃別纂成三十卷目之曰大梁編遺錄與實錄偕行

朱珍徐州豐人也少與龐師古等俱從梁太祖爲盜五代史朱珍徐州豐縣雍鳳里人也太祖初起兵珍與龐師古許唐李暉丁會氏叔琮鄧季筠王武等八十餘人以中涓從摧堅陷陣所向盪決珍爲將善治軍選士太祖初鎮宣武珍爲太祖創立軍制選將練兵甚有法太祖得諸將所募兵及佗降兵皆以屬珍珍選將五十餘人皆可用五代史及

太祖鎭汴兼領招討使署珍爲宣武右職以總腹心
于是簡練軍伍裁制綱紀平巢破蔡多珍之力也梁
敗黃巢破秦宗權東并兗鄆未嘗不在戰中而常勇出
諸將太祖與晉王東逐黃巢還過汴館之上源驛太祖
使珍夜以兵攻之晉王亡去珍悉殺其麾下兵五代史始尙讓
以驍騎五千人至繁臺珍與龐師古齊奉國等擊退之及黃巢敗珍與并帥李克用追至寃句而還尋從太祖
以汴宋亳之師入西華破王夏寨勇冠軍鋒以功加秩光啟元年署諸軍都指揮使始爲上將于是軍焦夷敗
蔡師鐵林三千人盡俘其將復西至汝鄭南過陳潁緣宋亳滑濮間與蔡賊交戰壓伏襲殺不知其數義
成軍亂逐安師儒師儒奔梁太祖遣珍以兵趍滑州道
遇大雪珍趣兵疾馳一夕至城下遂乘其城義成軍以
爲方雪不意梁兵來不爲備遂下之五代史會滑州節度使安師儒戎政

不治太祖命珍與李唐賓率步騎以經畧之始入境遇大雪令軍士無得休息一夕馳至壁下百梯並升遂乘其壖滑州平

秦宗權遣盧瑭張晊等攻梁是時梁兵尚少數為宗權所困太祖乃拜珍淄州刺史募兵于淄青珍偏將張仁遇白珍曰軍中有犯令者請先斬而後白珍曰偏將乃欲專殺耶立斬仁遇以徇軍軍中皆感悅珍得所募兵萬餘以歸太祖大喜曰賊在吾郊若踐吾麥奈何今珍至吾事濟矣且賊方息兵養勇度吾兵少而未知珍來謂吾不過堅守而已宜出其不意以擊之乃出兵擊敗晊等宗權由此敗亡而梁軍威大振以得珍兵故也五代史時太祖方謀濟師乃遣珍往淄州募兵行次任縣東面都統齊克讓伏兵于孫師陂以邀珍

珍大破之進軍至牙山都虞候張仁遇白珍曰軍有不齊者當先斬本都將後以狀聞願許之珍怒其專乃斬仁遇以徇軍由是諸將感懼兵至乾封與濮人戰于白草口敗之青人以步騎二萬列三寨于金嶺驛珍與戰連破之殲其師盡獲軍器戎馬是夕攻博昌大獲兵衆其後破盧瑭張晊及朱瑄朱瑾之衆平定曹濮未嘗不在戰中

珍從太祖攻朱宣取曹州執其刺史邱宏禮又取濮州刺史朱裕奔于鄆州太祖乃還汴留珍攻鄆州珍去鄆二十里遣精兵挑之鄆人不出朱裕詐爲降書陰使人召珍約開門爲內應珍信之夜率其兵叩鄆城門朱裕登陴開門內珍軍珍軍已入甕城而垂門發鄆人從城上磔石以投之珍軍皆死甕城中珍僅以身免太祖不之責也魏博軍亂因樂彥貞太祖遣珍救魏珍破

黎陽臨河李固分遣聶金范居實等畧澶州殺魏豹子軍二千于臨黃珍威振河朔魏人殺彥貞珍乃還梁攻徐州遣珍先攻下豐縣又敗時溥于吳康與李唐賓等屯蕭縣唐賓者陝州陝人也初爲尚讓偏將與太祖戰尉氏門爲太祖所敗唐兵乃降梁梁兵攻掠四方唐賓常與珍俱與珍威名畧等而驍勇過之珍戰每小却唐賓佐之乃大勝珍常私迎其家置軍中太祖疑珍有異志遣唐賓伺察之珍與唐賓不協唐賓不能忍夜走還宣武珍單騎追之交訴太祖前太祖兩惜其才爲和解之五代史梁山之役始與李唐賓不協珍在軍嘗私迎其室于汴而不先請太祖疑之密令唐賓察之二將

不相下因而交詩唐賓夜斬關還汴以訴珍亦棄軍單騎而至太祖兩惜之故不罪俾還于師復以踏白騎十入陳亳間以邀蔡人遂南至斤溝破淮西石璠之師二萬擒璠以獻珍旋師自亳北趣靜戎濟舟于滑破黎陽臨河李固三鎮軍于內黃敗樂從訓萬餘人分命聶金范居實略澶州與魏師遇于臨黃魏軍有豹子軍二千餘人數之無噍類威振河朔復攻淮西至蔡夾河而寨敗賊將蕭皓之衆皆擁于河溺死之進軍蔡州營其西南既破羊馬垣遇雨班師珍以兵援劉瓚赴楚州至襄山南遇徐戎扼其路珍乃攻豐下之時溥乃以全師會戰于豐南吳康里珍乃收豐破其三萬餘衆及蔡賊平珍北諸將功居多　珍屯蕭縣聞太祖將至戒軍中治館廐以待唐賓部將嚴郊治廐失期軍吏督之郊訴于唐賓唐賓以讓珍珍怒拔劍而起唐賓拂衣就珍珍即斬之遣使者告唐賓反使者晨至梁敬翔恐太祖暴怒不可測乃匿使者至夜而見之謂雖有

所發必須明旦冀得少緩其事而圖之既夕乃引珍使者入見太祖大驚然已夜矣不能有所發翔因從容爲太祖畫明日佯收唐賓妻子下獄因如珍軍去蕭一舍珍迎謁太祖命武士執之諸將霍存等十餘人叩頭救珍通鑑注使全忠不殺朱珍珍其肯爲全忠用乎霍存等之請弗思爾矣太祖大怒舉胡牀擲之曰方珍殺唐賓時獨不救之邪存等退珍遂縊死五代史龍紀初與諸將屯于蕭縣以禦時溥珍慮太祖自至令諸軍葺馬廄以候巡撫李唐賓之裨將嚴郊獨慢焉軍候范權侍珍以督唐賓素與珍不協果怒乃見以訴其事珍亦怒曰唐賓無禮遂拔劍斬之珍命騎列狀陳其事太祖初聞唐賓之死驚駭與敬翔謀詐令有司收捕唐賓妻子下獄以安珍心太祖遂徑往蕭縣距蕭一舍珍率將校迎謁梁祖令武士執之責其專殺命丁會行戮都將霍存等數十人叩頭以救太祖怒

以坐牀嚮之乃退　又李唐賓陝州陝縣人也中和四年二月尙讓之冦繁臺也唐賓與李讜霍存並爲巢將與太祖之軍戰于尉氏門外三月太祖破瓦子寨唐賓與王虔裕來降時黃巢壁于陳郊乃命唐賓摩其西闉焚爲王滿之師王夏之陣唐賓悉在戰中後與朱珍趣淄州所向摧敵及取滑平蔡前後破鄆淮徐之衆功與朱珍畧等而驍勇絶倫善用矛未嘗不率先陷陣其善于治軍行師之道亦與珍齊名珍之擒石播也唐賓亦泝淮與郭言掎角下盱眙其後渡河破黎陽李固等鎮攻澮州下內黃敗魏師未嘗不與珍同暨攻蔡之役珍自西南破其外垣唐賓亦堙壕坎墉摧其東北隅及伐徐取豐時溥軍于吳康珍亟遇之未能刦唐賓引本單擊敗之珍遂大勝每興師必與珍偕用故往無不利然而剛中用壯遂爲珍所害以謀叛聞太祖聞之痛惜累日及誅朱珍後令其妻孥至軍收葬而加弔祭焉

龐師古曹州南華人也初名從梁太祖鎮宣武初得馬五百匹爲騎兵乃以師古將之從破黃巢秦宗權皆有

功五代史麗師古曹州南華人初名從以中涓從太祖性端愿未嘗離左右及太祖鎮汴樹置戎伍始得馬五百匹即以師古爲偏將援陳破蔡累有戰功太祖攻時溥未下留兵屬師古守之師古取其宿遷進屯呂梁溥以兵二萬出戰師古敗之斬首二千級孫儒逐楊行密取揚州淮南大亂太祖遣師古渡淮攻儒爲儒所敗是時朱珍李唐賓已死師古與霍存分將其兵郴王友裕攻徐州朱瑾以兵救時溥友裕敗溥于石佛山瑾收餘兵去太祖以友裕可追而不追奪其兵以屬師古師古攻破徐州斬溥太祖表師古徐州留後五代史及朱珍以罪誅遂用師古爲都指揮使乃渡淮餉軍于盧壽攻滁州破天長下高郵從淮轉戰所至克捷尋代朱友裕領軍攻下徐州斬時溥首以獻遂移軍伐兗州入中都寨

于梁山敗朱宣朱宣之衆襲至壘下又破朱瑾于淸河從討汶陽與朱宣朱瑾及晉將史儼兒戰于故樂亭大捷而迴始乾寧四年正月復統諸將伐鄆拔之擒其帥朱宣以獻表爲天平軍節度留後尋授徐州節度使官至王檢校司徒 文苑英華授龐從武寧平難軍節度使改名師古制門下沛澤遺封砧山奧壤俗稱雄富人本質良古爲用武之鄉今乃優賢之地況自興多難極迫延災烝黎嘗困于流離全材久專於撫已觀試可爰議正名專時舉寵章用申獎勸具官龐從夙懷明畧早負壯圖精能習于韜鈐壞偉素推其驍領襟靈豁達氣宇剛嚴居然將領之才遒爾深沉之度差肩頗牧接武韓彭揚閫外之休聲富帷中之嘉畫自委之劉氏須我討條惠愛行於鄉閭威望揚於士伍克成謠詠遠副憂勤臨戎旣耀于雄稜撫俗備揚其善政適移歲月足洽寵靈是宜錫以旌幢進其官秩奄有徐夷之一境爰撫大彭之故都膺吾眷求永作藩翰於戲敬敷五教光揔十連踐論道之華資加御貴之梁級無忘揚勵以奉恩光可某官仍改名師古主者施行 梁兵攻鄆州臨濟水師古徹木爲橋夜以中軍先濟朱宣走中都見

殺太祖已下兗鄆乃遣師古與葛從周攻楊行密于淮南師古出清口從周出安豐師古自其微時事太祖爲人謹甚未嘗離左右及爲將出兵必受方畧以行軍中非太祖命不妄動師古營清口地勢卑或請就高爲柵師古以非太祖命不聽淮人決水浸之請者告曰淮人決河上流水至矣師古以爲搖動士卒立斬之已而水至兵不能戰遂見殺五代史乾寧四年八月與葛從周分統大軍渡淮以伐楊行密十一月師古寨于清口寨地卑下或請遷移弗聽俄有告淮人決上流者曰水至矣師古怒其惑衆斬之須臾我軍在淖中莫能戰而吳人襲焉故及于敗師古没于陣玉堂閒話唐昭宗乾寧丙辰歲朱梁太祖誅不附己者兗帥朱瑾亡命淮海梁祖命徐帥龐從會軍五萬于青口東所屯之地蓋兵書謂之絕地人不爲肩行一舍方

至夷坦之處時梁祖命腹心者監護之統帥莫之能禦
未信宿朱瑾果自晉數萬而至從聞瑾規至一軍喪魄
及戰無敢萌門志或溺或浮唯 二獲免先是瑾軍未
至前部伍虛驚尤多怪異刁斗梁自行于軍帳之前家
屬在徐州亦凶怪屢見使宅之後素有妖狐之穴或府
主有災即見時命僧于雕堂建道場統帥未亡之前家
人望見燕子樓上有婦人衣紅白晝凭欄而立見人窺
之漸移身退後而沒時登樓之門皆扃鐍之不數日內
問至 九國志侯瓚字信美城濮人黃巢聚兵于曹濮
瓚從之時年十六巢陷軍師瓚逃歸鄆州時僖宗幸蜀
徵十道兵討巢朱瑄以鄆兵應命瓚爲偏將預行尋復
與諸道兵伐秦宗權皆以勇果聞須之隨瑄弟瑾襄兗
州瓚與瑾逆殺齊克讓破宿州瑾據有兗州瓚爲爪牙
梁祖攻兗州力戰以劫梁兵梁祖圍時溥於徐州兗鄆
兵救之不利溥死梁兵遂攻兗鄆戰于城下者數年長
圍三合而三却之時瓚常在瑾之左右大小數百戰隨
瑾搏擊馳突出入敵中殺傷不可勝計乾寧四年隨瑾
與太原將史儼掠徐州瑾將康懷貞以兗州叛瑾無所
歸與瓚等率兵數千走海州遂來歸行密授瓚衛將是
歲梁太祖大舉兵伐吳厖從聶金率衆入自清口爲從

周以精兵圍壽陽江淮大恐行密以兵萬二千會戰於淸口時兵起倉卒加以陰寒戰士皆擁食飲雪而行甫及梁營則豎戈植足門志未決瑾與瓚率五十餘騎潛濟淮入自壘北舞槊而馳囂聲雷沸梁兵皆殞眕不能舉遂斬龐從大將繼之死者大半鳴鼓西行破葛從周於壽陽沉其卒萬餘人于淠河梁人大震瓚功爲多授左右隨從騎軍副使隨王茂章救王師範于青州破梁兵五萬餘殺友寧瓚復有功從周本攻蘇州戰于黃天蕩從徐温却王景仁于壽陽逐劉崇景於袁州朱瑾救徐州之圍及攻潁州瓚皆預戰累授滁州刺史太和三年卒年七十

嗚呼兵之勝敗豈易言哉梁兵强于天下而吳人號爲輕弱然師古再舉擊吳輒再敗以死其後太祖自將出光山攻壽春然亦敗也盖自高駢死唐以梁兼統淮南遂與孫楊爭矣凡三十年間三舉而三敗以至彊遭手

弱而如此此其不可以理得也兵法固有以寡而敗衆以弱而勝强者顧吳豈足以知之哉豈非適與其機會邪故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可不愼哉

葛從周字通美濮州鄄城人也五代史葛從周字通美濮州鄄城人也曾祖阮祖遇賢父簡累贈兵部尚書少從黃巢巢敗降梁五代史從周少豁達有智畧初入黃巢軍漸至軍校唐中和四年三月太祖大破巢軍于王滿渡從周與霍存張歸霸昆弟相率來降從太祖攻蔡州太祖墜馬從周扶太祖復騎與敵步鬥傷面身被數創偏將張延壽從旁擊之從周得與太祖俱去太祖盡黜諸將獨用從周延壽爲大將五代史七月從太祖屯兵于西華破蔡賊王夏寨太祖臨陣馬踣賊衆來追甚急從周扶太祖上馬與賊軍格鬥傷面矢中于肱身被數槍奮

命以衛太祖顧張延壽迴馬轉門從周與太祖俱免退單潑水諸將並削職唯擢從周延壽爲大校秦宗權掠地穎亳及梁兵戰于焦夷從周獲其將王涓一人五代史其後入長葛靈井大敗蔡賊至斤溝沘河殺鐵林三千人獲九寨都虞候王涓從朱珍收兵淄青遇東兵輒戰珍得兵歸從周功爲多張全義襲李罕之于河陽罕之奔晉召晉兵以攻全義全義乞兵于梁太祖遣從周丁會等救之敗晉兵于沇河潞州馮霸殺晉守將李克恭以降梁太祖遣從周入潞州晉兵攻之從周不能守走河陽太祖攻魏從周與丁會先下黎陽臨河會太祖于內黃敗魏兵于永定橋從丁會攻宿州以水浸其城遂破之太祖攻朱瑾于兗州未下留

從周圍之瑾閉壁不出從周詐言救兵至陽避之高吳夜半潛還城下瑾以謂從周已去乃出兵收外壕從周掩擊之殺千餘人五代史太祖遣郭言募兵于陝州有黃花子賊據于溫谷從周擊破之又破秦賢之衆于榮陽尋佐朱珍收兵于淄青間時兗州齊克讓軍于任城從周敗之擒其將呂全真淄人不受制復與之戰獲其驍將犨約會青州以步騎萬餘人列三寨于金嶺以扼其要害從周與朱珍大殲其衆擄其將楊昭範等五人而還至大梁不解甲徑至板橋擊蔡賊破盧瑭寨瑭自溺而死又于赤堈殺蔡軍二萬餘人從討謝殷于亳州擒之迴襲曹州擄刺史邱宏禮以歸與究鄆軍遇于臨濮之劉橋殺數萬人朱宣朱瑾僅以身兗擒都將鄒務卿已下五十人從太祖至范縣復與朱宣戰擄尹萬榮等三人遂平濮州未幾與朱珍擊蔡賊于陳亳間獲都將石璠文德元年魏博軍亂樂從訓來告急從太祖渡河拔黎陽李固臨河等鎮至內黃破魏軍萬餘衆獲其將周儒等十人李罕之引并人圍張全義于河陽從周與丁會張存敬牛存節率兵赴援大破

并軍殺蕃漢二萬人解河陽之圍以功表授檢校工部尚書從朱珍討徐州拔豐縣敗時溥于吳康得其輜重加檢校刑部尚書佐龐師古討孫儒于淮南畧地至廬壽除等州下天長高郵破邵伯堰迴軍攻濠州殺刺史魏勳得餉船十艘大順元年八月并帥圍潞州太祖遣從周牽敢死之士夜銜枚犯圍而入會王師不利于馬牢川郎棄上黨而歸其年十二月與丁會諸將討魏州連收十邑明年正月大破魏軍于永定橋魏軍五敗斬首萬餘級十月佐丁會攻宿州從周壅水灌其城刺史張錡以郡降從討兖州破朱瑾之軍于馬溝景福二年二月與諸將大破徐兖之兵于石佛山八月與龐師古同攻兖州乾寧元年三月軍至新泰縣朱瑾令都將張約李胡椒卒三千人來拒戰師古遣從周張存敬掩襲生擒張約李胡椒等都將數十人二年十月圍兖州兖州人不出從周詐揚言并人鄆人來救即引單趨高吳夜半却潛歸寨朱瑾果出兵攻外壕我軍士突出掩殺千餘人生擒都將孫漢錡從周累立戰功自懷州刺史歷曹宿二州刺史累遷檢校左僕射

通鑑十一月朱瑄朱瑾告急于河東李克用遣大將史儼李承嗣將數千騎假道于魏以救之

晉攻魏魏人求

救太祖遣侯言救魏言築壘于洹水太祖怒言不出戰遣從周代言從周至軍益閉壘不出而鑿三闇門以待晉兵攻之從周以精兵自闇門出擊敗晉兵晉王怒自將擊從周從周雖大敗而梁兵擒其子落落送于魏斬之五代史三年五月并帥以大軍侵魏遣其子落落率二千騎屯洹水從周以馬步二千人擊之殺戮殆盡擒落落于陣并帥號泣而去遂從攻鄆州擒朱宣于中都又攻兗州走朱瑾太祖表從周兗州留後玉堂閒話梁葛侍中周鎮兗之日嘗遊從此亭公有廳頭甲者年壯未婚有神彩善騎射膽力出人偶因白事葛公召入時諸姬妾並侍左右內有一愛姬乃國色也專寵得意常在公側甲窺見愛姬目之不已葛公有所顧問至于再三甲方流眄于殊色竟忘其對答公但俛首而已既罷公微哂之或有告甲者甲方懼但云神思迷惑亦不記憶公所處分事數日之間慮有不

測之罪公知其憂甚以溫顏接之未幾有詔命公出征
拒唐師於河上時與敵決戰交鋒之數日敵軍堅陣不動
日暮軍士飢渴殆無人色公乃召甲謂之曰汝能陷此
陣否甲曰諾即攬轡超乘與數十騎馳赴敵軍斬首數
十級大軍繼之唐師大敗及葛公凱旋乃謂愛姬曰甲
大有戰功宜有酬賞以汝妻之愛姬泣涕辭命公勉之
曰為人之妻可不愈于為人之妾耶令具資粧其直
數千緡召甲謂之曰汝立功于河上吾知汝未婚今以
某妻兼署列職此女即所目也甲固稱死罪不敢承命
公堅與之乃受職噫古有絕纓盜馬之臣豈逾于此葛公
為梁名將威名著于敵中河北諺曰山東一條葛無事
莫撩撥云　又兗之于東鈔里泗水上有亭亭上有天齊
王祠中有三郎君祠神者巫云天齊王之愛
相傳岱宗之下樵童牧豎或有逢羽獵者騎從華麗如
侯王即此神也魯人畏敬過于　　朱梁時葛周鎮兗
部署嘗舉家婦女遊于泗亭遂至神祠周有子十二郎
者其婦美容止拜于三郎君前熟視而退俄而病心痛
踣地問絕久之舉族大悸即禱神有頃乃瘳自是精神
失常夢寐恍惚嘗與神遇其家懼之送婦往東京以避
之未幾其神亦至謂婦曰吾尋汝久矣今復相遇其後

信宿輒來每神將至婦則先欠伸呵噓謂侍者曰彼已至矣卽起入帷中侍者屬耳伺之則聞私相竊笑語逡巡方去率以爲常其夫畏神竟不敢與婦同宿久之婦亦卒

以兖鄆兵攻淮南出安豐會龐師古于淸口從周行至濠州聞師古死遽還至渒河將渡而淮兵追之從周亦大敗五代史遂自洹水與龐師古渡河擊鄆四年正月下之從周乘勝伐兖會朱瑾出師在徐境其將康懷英以城降以功授兖州留後檢校司空復領兵萬餘人渡淮討楊行密至濠州聞龐師古淸口之敗遽班師

是時晉兵出山東攻相衛太祖遣從周略地山東下洺州斬其刺史邢善益又下邢州走其刺史馬師素又下磁州殺其刺史袁奉滔五日而下三州太祖乃表從周兼邢州留後五代史光化元年四月率師經略山東時并帥以大軍屯邢洺從周至鉅鹿與并軍遇大破之并帥遁走我軍追襲至靑山口數日

之內邢洺磁三州連下斬首二萬級獲將吏一百五十人卽以從周兼領邢州留後十月復破并軍五千騎于張公橋晉將李嗣昭急攻邢州陣于城門外從周大破之擒蕃將賁金鐵慕容騰百餘人劉仁恭攻魏已屠貝州羅紹威求救于梁從周會太祖救魏入于魏州燕兵攻館陶門從周以五百騎出戰曰大敵在前何可反顧使閉門而後戰破其八柵燕兵走追至於臨清擁之御河溺死者甚衆太祖以從周爲宣義行軍司馬太祖遣從周攻劉守文于滄州以蔣暉監其軍守文求救于其父仁恭仁恭以燕兵救之暉語諸將曰吾王以我監諸將今燕兵來不可迎戰宜縱其入城聚食倉廩使兩困而後取之諸將頗以爲然從周怒曰兵在上

將豈監軍所得言且暉之言乃常談耳勝敗之機在吾心暉豈足以知之乃勒兵逆仁恭于乾寧戰于老鵶堤仁恭大敗斬首三萬餘級獲其將馬慎交等百餘人馬三千匹是時守文亦求救于晉晉爲攻邢洺以牽之從周遠還敗晉于青山

五代史二年春幽州劉仁恭率軍士十萬寇魏州屠貝郡從周自邢臺馳入魏州燕軍奚上水關攻館陶門從周與賀德倫率五百騎出戰謂門者曰前有敵不可返顧命閤其門從周等極力死戰大敗燕人擒都將薛突厥王鄧郎等翊日破其八寨追擊至臨清劉仁恭走滄州從周授宣義軍行軍司馬五月并人討李罕之于潞州太祖以丁會代罕之令從周五馳入上黨七月并人陷澤州太祖召從周令賀德倫守潞州德倫等尋棄城而歸三年四月領軍討滄州先攻德州下之及進攻浮陽幽州劉仁恭大舉來援時都監蔣元暉謂諸將曰吾王命我護軍志在攻取今燕帥來赴不可迎戰當縱其入壁聚食困麇

力屈糧盡必可取也從周對曰兵在機機在上將非督護所言也乃令張存敬氏叔琮守其寨從周逆戰于乾寧軍老鵶堤大破燕軍斬首三萬獲將佐馬慎交已下百餘人奪馬三千匹八月并人攻邢洺從太祖破之從周追襲至青山口斬首五千級獲其將王郃郎楊師悅等得馬千匹表授檢校太保兼徐州兩使留後遂

從太祖攻鎮州下臨城王鎔乞盟太祖表從周泰寧軍

節度使五代史尋為兗州節度使　文苑英華授葛從周兗州節度使制門下建牧立監施亭育之深仁顯忠遂良表激揚之茂典其有聲馳軍伍積著郡符威令夙振于戎行美化滂流于封部允契求材之念宜當分閫之榮遂舉龐章俾膺重寄具官某學洞元符智包黃石抱刻銘燕然之志蘊刊碑勒弄之心氣薄雲天義凌霜雪以和為貴用壯處謙御下而寬猛有經料敵而錙銖罔失朕以鄒魯重鎮兵革連年慎擇可人用蘇疲俗得於僉論叶我敷求昔魏延以勇畧逸羣自偏稗而登上將呂蒙以材志拔萃捨行陣而總戎麾況乎早踐方州屢登崇秩積効已彰于靡監獎酬宜示於優恩仍加水土之尊式寵旌旄之寄爾其靜訓驍勇之士惠

先停獨之人布我憂勤康其從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凋瘵膺茲超擢無忘恪恭

梁兵西攻鳳翔青州王師範遣其將劉鄩襲兗州從周家屬爲鄩所得厚遇之而不殺文苑英華泰寧軍節度使葛從周母廣平郡太君宋氏進封廣平郡太夫人制勑某官某母郡太君宋氏古者事親竭力而養樂于負米信有其人今從周秩帶三公貴享十乘實賴嚴明之訓以成忠信之名爾既承顏必盡無違之志吾方敎孝遂加有典之勳可依前件又泰寧軍節度使葛從周妻清河縣君張氏進封清河郡君制勑具官葛從周妻清河縣君張氏生自良家配吾戎帥頗能佑助克濟功名柔順睦親內則有聞於宗族溫恭近禮外言不出于閫房既屬推恩是宜用典進之郡邑俾稱藩侯可依前件太祖還自鳳翔乃遣從周攻鄩從周卒招降鄩五代史天復元年三月與氏叔琮討太原從周以兗鄆之衆自土門路入與諸軍會于晉陽城下以糧運不給班師頃之從周染疾會青州將劉鄩陷兗州太祖命討之遂力疾臨戎三年十一月鄩舉

城降以功授檢校太傅　太祖即位拜左金吾衛上將軍以疾致仕

拜右衛上將軍居于偃師末帝即位拜昭義軍節度使

封陳留郡王食其俸于家卒贈太尉五代史太祖以從周抱疾既久命康懷英代之授左金吾上將軍以風恙不任朝謁改右衛上將軍致仕養疾偃師縣亳邑鄉之別墅頃之授太子太師依前致仕末帝即位制授潞州節度使令坐食其俸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封陳留郡王累食邑至七千戶命近臣賚旌節就別墅以賜之貞明初卒于家冊贈太尉　清異錄梁將葛從周忠義驍勇每臨陣東西南北忽焉如神晉人稱爲分身將　又葛從周有水東營鐵甲十年不磨治亦如鏡而遇賊戰不利甲必前昏事已還復從周常以候尅之衄其　驗如神日以香酒奉之設火于中寢日金翅將軍之位　玉堂閒話葛侍中鎮兗之日威名著于敵中河北諺曰山東一條葛無事莫撩撥

霍存洺州曲周人也少從黃巢巢敗存乃降梁

州曲周縣人性驍勇善騎射在黃巢中已爲將領唐中和四年太祖大破巢軍于王滿渡時存與葛從周張歸霸皆自巢軍來降存爲將驍勇善騎射秦宗權攻汴存太祖宥而納之以三千人敗晊于赤岡從朱珍掠淄青龐師古攻時溥皆有功五代史其後破王夏寨擊殷鐵林並在戰中尋佐朱珍取滑臺攻淄州取博昌皆預戰立功時蔡賊張晊在汴北存以三千人夕犯其營破之用本部騎兵敗秦賢軍殺五千人連破四寨盡得其輜重從討盧塘張晊殪萬餘人存功居多我軍之圍濮州也有賊升眺樓大詬太祖怒召存射之矢一發而屍隕其下賞賚甚厚復佐朱珍擒石璠破魏師敗徐戎又佐朱珍與龐師古至呂梁敗時溥二千餘衆以是累遷官李唐賓俱死乃以龐師古代珍存代唐賓以攻溥溥敗碭山獲其將石君和等五十人梁攻宿州葛從周引水浸之丁會與存戰城下遂下之從攻潞州與晉人遇戰

馬牢川存入則當其前出則爲其殿晉人刦遂東攻魏取淇門殺三千人梁得曹州太祖以存爲刺史兼諸軍都指揮使梁攻鄆州朱瑾求救梁諸將或勸太祖縱瑾入鄆耗其食堅壁勿戰以此可俱斃太祖曰瑾來必與時溥俱不若遣存邀之存伏兵蕭縣已而瑾果與溥俱出迯離存發伏擊之遂敗瑾等于石佛山存中流矢卒

五代史初王師渡淮乏之食不甚利惟存軍戰有功淮賊乃引退太祖之討宿州也葛從周以水壞其垣丁會以師乘其墉存戰壘外敗其軍宿人乃降明年佐郴王友裕擊時溥于碭山破之獲蕃將石君和等五十人是歲復與晉軍戰于馬牢川始入爲前鋒出則後拒晉不敢逼乃渡河襲淇門殺三千餘人曹州刺史郭紹賓之來歸也存以師援之遂代其任始朱友裕以大軍伐鄆臨其壁既而師陷圍中以急來告存傾二百騎馳擊退之

太祖喜援爲諸軍都指揮使景福二年春太祖親至曹州留騎軍數千令存將之且曰有急則倍道兼行以赴之俄聞朱瑾領兵二萬入援彭門存乃領騎軍馳赴之與徐兗之衆合戰于石佛山下大敗之存亦中流矢而卒時人稱其忠勇 太祖已即位閱騎兵于繁臺顧諸將曰使霍存在豈勞吾親閱邪諸君寧復思之乎他日語又如此

五代史初朱珍李唐賓之沒龐師古代珍存代唐賓戰伐功績多與師古同始遂領部州牧又改賀州後用爲權知曹州刺史官至檢校右僕射及太祖登極屢有征討因起猛士之歎一日幸講武臺閱兵謂諸將曰霍存在朕安有此勞若耶諸君其思之他日語又如是崇贈官至太保子彥威後唐明宗朝爲青州節度使

張存敬譙郡人也爲人剛直有膽勇少事梁太祖爲將善因危窘出奇計

五代史張存敬譙郡人也性剛直有膽勇臨危無所畏懼唐中和中從太祖赴汴以其折節頗見親昵首爲右騎都將從討巢蔡凡歷百戰多于危蹙之間顯有奇畧由是頻立殊功

李罕之與晉人攻張全義于河陽太祖遣存敬與丁會等救之罕之解圍去太祖以存敬爲諸軍都虞候五代史先敗中李罕之會晉軍圍張宗奭于盟津太祖遣丁會葛從周存敬同往馳救存敬引騎軍先犯敵將諸軍翼之敵騎大敗乃解河橋之圍大順二年爲諸軍都虞候太祖攻徐兗以存敬爲行營都指揮使從葛從周攻滄州敗劉仁恭于老鴉隄還攻王鎔于鎮州入其城中取其馬牛萬計遷宋州刺史復從諸將攻幽州存敬取其瀛莫祁景四州梁攻定州與王處直戰懷德驛大敗之枕尸十餘里五代史佐霍存董大軍收宿州以功奏加檢校兵部尚書太祖東征徐兗存敬屢有俘斬之功凡受指顧皆與機會矢石所及必以身先太祖尤加優異以爲行營都指揮使檢校右僕射乾寧三年充武寧軍留後行潁州刺史光化二年夏四月幽滄侵

淩魏郡復以存敬爲都指揮使三年大舉與葛從周連統諸軍攻滏陽樹數十柵圍劉守文累月時幽州劉仁恭舉兵來援存敬灣軍擊之于乾寧軍南老鵶隄是日燕人大敗斬首五萬級生擒馬愼交已下一百餘人獲馬萬蹄其年秋九月引軍攻鎭州存敬勒衆涉滹沲河師人鼓行而進逢鎭之遊兵數千因逐之直入鎭之甕門收鞍馬牛驢萬計翌日鎭人納質而旋尋爲宋州刺史踰年甚有能政復擁衆伐𣃁門數旬間連下瀛莫祁景四州擒俘不可勝紀自懷德驛與中山兵接戰枕屍數十里中山閉壁請降

梁已下鎭定乃遣存敬攻王珂于河中存敬出含山下晉絳二州珂降于梁太祖表存敬護國軍留後復從宋州刺史未至卒于河中贈太傅

五代史天復元年春太祖以河中節度使王珂與太原結親憑恃驕恣命存敬統大軍討之即日收絳州擒刺史陶建釗降晉州刺史張漢瑜二郡平進圍河中王珂請降太祖嘉之乃以存敬爲護國軍留後未幾檢校司空尋移宋州刺史將之任所寢疾踰旬卒于河中太祖聞之痛惜移晷開平初

追贈太保乾化三年又追贈太傅存敬子仁穎仁愿有孝行存敬卒事其兄仁穎出必告反必面如事父之禮仁愿曉法令事梁唐晉常爲大理卿卒贈秘書監五代史子仁愿晉天福中仕至大理又

張仁愿字善政開封陳留人也祖晸唐右武衛大將軍父存敬梁河中節度觀察留後累贈中書令梁書有傳仁愿梁貞明初以勳臣之子起家爲衛尉寺主薄改著作佐郎左贊善大夫賜緋魚袋唐同光初遷大理正天成元年自將作少監轉大理少卿長興中歷昭武歸德兩鎮節度判官四年復入爲大理少卿清泰中除殿中監天福五年拜大理卿八年轉光祿卿仁愿性溫雅明法書累居詳刑之地議讞疑獄號爲稱職兄仁穎梁朝仕至諸衛將軍中年以風恙廢于家凡十餘年仁愿事之出告反面如嚴父焉士大夫推爲孝友仁穎善理家勤而且約婦女衣不曳地什物多歷年所如新市焉仁愿開運元年再爲大理卿時鄆州刺史王瀲犯贓朝廷以瀲功臣之後欲宥之仁愿累執奏不移竟遣伏法議者賞之開運二年以疾卒年五十一贈秘書監

符道昭蔡州人也爲秦宗權騎將宗權敗道昭流落無所依五代史符道昭淮西人性强敏有武畧秦宗權用爲心膂使監督諸軍後爲騎將尤能布陣勇聞于時然剛而無操善迎人意一見若盡肺腑必甚愛其才而道昭之心腹颺矣秦宗權之將敗也有薛潛者支擘隊伍道昭謂所私曰蔡弱矣乃歸潛潛欲敗復奔洋州依葛佐後依鳳翔李茂貞茂貞愛之養以爲子名繼遠梁攻茂貞道昭與梁兵戰屢敗乃歸梁太祖表道昭秦州節度使以亂不果行太祖爲元帥初開府而李周彝以鄜州降以爲左司馬擇右司馬難其人及得道昭乃授之五代史佐攻興元軍不利復奔于岐宋文通愛之養爲已子名繼遠遂易其宗及得軍職悉超儕伍後爲巴州刺史又奏爲隴州防禦使兼中軍都指揮使太祖迎奉昭宗駐軍于岐下道昭頻領騎士敢鬥戰屢爲王師所敗遂來降太祖素聞其名待之甚厚昭宗反正奏授

秦州節度使同平章事遣兵援送不克而還先是李周彝棄鄜州自投歸國署爲元帥府行軍左司馬寵冠霸府及道昭至以爲右司馬使與周彝同領冠彥卿南大豐閣賓已下大軍伐滄州羅紹威將誅其牙兵惡魏兵彊未敢發求梁爲助太祖乃悉發魏兵使攻燕而遣馬嗣勳助紹威誅牙兵牙兵已誅魏兵在外者聞之皆亂魏將左行遷據歷亭史仁遇據高唐以叛道昭等從太祖悉破之五代史及太祖幸魏州討牙軍中軍前有魏博將山河營指揮使左行遷聞府中有變引軍還屯歷亭自稱留後從亂者數萬人道昭佐周彝與彥卿已下大破之殺四萬餘人擒左行遷斬之有史仁遇亦聚徒數萬據高唐又破之擒仁遇以獻乘勝取澶博二州平之復殺萬餘人道昭爲將勇于犯敵而少成算每戰先發多敗而周彝等繼之乃勝開平元年與康懷英等攻潞州築夾城

爲蚰蜒塹以圍之逾年不能下晉兵攻破夾城道昭戰死五代史道昭性勇果多率先犯陣屢有摧失而周褭彥卿掎角繼進連以捷告護兵者上功不實皆以道昭爲首太祖陰知之俱不議賞及滄州之圍也不用騎士令道昭牧馬于唐陽太祖受禪後委兵柄與康懷英等攻潞州以蚰蜒塹繚之飛鳥不度既踰歲晉人援至王師大敗道昭爲晉軍所殺

劉捍開封人也爲人明敏有威儀善擯贊太祖初鎮宣武以爲客將五代史劉捍開封人父行仙宣武軍大將捍少爲牙職太祖初鎮夷門以捍聽敏擢副典客使從朱珍募兵淄青五代史唐中和四年夏太祖以朱珍爲淄州刺史令收兵于淄青間命捍監其兵路逢大敵皆破之入博昌獲精兵三萬以歸四月合大軍敗蔡賊秦宗賢數萬衆于汴西

太祖北攻鎮州與王鎔和遣捍見鎔鎔軍未知梁意方嚴兵捍馳一騎入城中諭鎔以太祖意鎔乃聽命梁

兵攻定州降王處直捍復以一騎入慰城中五代史文德元年十一月蔡將申叢折宗權足納欵于太祖使捍奏其事加兼御史大夫光化三年六月太祖北伐鎮定捍至常山而王鎔危懼送欵于太祖命捍入壁門傳諭時兩軍未整守門者戈戟千匝捍馳騎而入竟達其命又移師以攻中山至懷德驛大破定人五萬衆王處直乞降捍復單馬入州安撫而迴太祖圍鳳翔遣捍入見李茂貞計事唐昭宗召見問梁軍中事稱旨賜以錦袍拜登州刺史賜號迎鑾毅勇功臣五代史太祖迎昭宗于岐下以捍爲親軍指揮天復三年正月宋文通令客將郭啟奇使于太祖命捍復命昭宗聞其至卽召見詢東兵之事仍以錦服銀鞍勒馬賜之翼日授光祿大夫檢校司空登州刺史昭宗還京改常州刺史賜號迎鑾毅勇功臣梁兵攻淮南遣捍先之淮口築馬頭下浮橋以渡梁兵太祖出光山攻壽州又使捍作浮橋于淮北以渡歸師

拜宋州刺史太祖即位遷左天武指揮使元從親軍都虞候左龍虎統軍出爲佑國軍留後同州劉知俊反以賂誘捍將吏執捍而去知俊械之送于李茂貞見殺太祖哀之贈捍太傅

五代史四月太祖伐王師範于青州改左右長直都指揮使天祐三年正月授宋州刺史四月加檢校司徒太祖受禪授左龍虎統軍兼元從親軍馬步都虞候及上黨纏兵太祖親往巡撫以捍爲御營使大軍次昇車斥候來告蕃戎通澤州命捍以兵千人赴之井軍遂遁車駕還京授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晉人侵晉州從幸陝迴加檢校太保及從駕幸河中詔追王重師赴行在以捍爲雍州節度觀察留後幾踰月劉知俊據同州反潛使人以厚利啗捍將校遂爲部下所執送于知俊知俊繫捍歸于鳳翔爲李茂貞所害開平四年贈太傅末帝即位又贈太尉捍便習賓贊善于將迎自司賓局及征討四出必預其間雖無決戰爭鋒之績而承命奔走敷揚命令勤幹滋職以至崇顯焉

冠彥卿字俊臣開封人也世事宣武軍爲牙將五代史冠彥卿字俊臣大梁人也祖琯父裔皆宣武軍牙校太祖初就鎭以爲通引官累遷右長直都指揮使領洺州刺史五代史太祖鎭汴以彥卿將家子擢在左右弱冠選爲通贊官太祖爲元帥補元帥府押牙充四鎭通贊官行首兼右長直都指揮使累奏授檢校司徒領洺州刺史羅紹威將誅牙軍太祖遣彥卿之魏計事彥卿陰爲紹威計畫乃悉誅牙軍五代史羅紹威將誅牙軍遣使告于太祖太祖命彥卿使于魏密與紹威謀之竟成其事彥卿之力也彥卿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鐘工騎射好書史善伺太祖意動作皆如旨太祖嘗曰敬翔劉捍冠彥卿皆天爲我生之其愛之如此賜以所乘愛馬一丈烏太祖圍鳳翔以彥卿爲都排陣使彥

卿乘烏馳突陣前太祖目之曰眞神將也初太祖與崔允謀欲遷都洛陽而昭宗不許其後昭宗奔于鳳翔太祖以兵圍之昭宗旣出明年太祖以兵至河中遣彥卿奉表迫請遷都彥卿因悉驅徙長安居人以東人皆拆屋爲柎浮渭而下道路號哭仰天大罵曰國賊崔允朱溫使我至此昭宗亦顧瞻陵廟彷徨不忍去謂其左右爲俚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霑襟

能改齋漫錄五代史冠彥卿傳朱全忠迫遷昭宗于洛陽昭宗顧瞻陵廟彷徨不忍去謂其左右爲俚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霑襟余以干字非是按酈元水經注曰汾水出武州之山紇真山夏積雪鳥雀凍死者一日千數故紇干爲無據

昭宗行至華州遣人告太祖以

何皇后有娠願留華州待冬而行太祖大怒顧彥卿曰汝往趣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彥卿復馳至華即日迫昭宗上道

五代史彥卿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鐘善騎射好書史復善伺太祖之旨凡所作爲動皆云合太祖每言曰敬翔劉捍寇彥卿蓋爲我而生其見重如此太祖有所乘鳥馬號一丈烏嘗以賜彥卿天復中太祖迎昭宗于鳳翔累與岐軍對陣時彥卿爲諸道馬步軍都排陣使嘗躬擐甲冑乘其所賜烏馬馳騁于陣前太祖目之曰眞神王也昭宗還京賜太祖迎鑾毅勇功臣改邢州刺史尋遷亳州團練使太祖即位拜彥卿感化軍節度使歲餘召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充金吾街仗使彥卿晨朝至天津橋民梁現不避道前驅捽現投橋上石欄以死彥卿見太祖自首太祖惜之詔彥卿以錢償現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劾奏彥卿

請論如法

五代史崔沂大中時宰相魏公鉉之幼子也兄沆廣明初亦為宰輔沂舉進士第歷監察補闕昭宗時累遷員外郎知制誥性抗厲守道而文藻非優贍嘗與同舍顏蕘錢珝俱秉筆見蕘珝贍速草制數十無妨譚笑而沂自愧翌日謁國相訴曰沂疏淺不足以供詞翰之職相輔然之移為諫議大夫入梁為御史司憲糾繆繩違不避豪右開平中金吾街使冠彥卿入朝過天津橋市民梁現者不時迴避前導伍伯捽之投石欄以致斃彥卿自前白于梁祖梁祖命通事舍人趙可封宣諭令出私財與死者之家以贖其罪沂奏劾曰彥卿位是人臣無專殺之理況天津之橋御路之要正對端門當車駕出入之途非街使震怒之所況梁現不時迴避其過止于鞭笞捽首投軀深乖朝憲請論之以法梁祖惜彥卿令沂以過失論沂引鬬競律以估勢力為罪罪首下手者減一等又鬬毆條不鬬故毆傷人者加傷罪一等沂表入責授彥卿游擊將軍左衛中郎將沂剛正守法人士多之遷左司侍郎改太常卿轉禮部尚書貞明中帶本官充西京副留守時張全義留守天下兵馬副元帥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守太尉中書令魏王名位之重冠絕中外沂至府客將白以副留守合行廷

禮沂曰張公官位至重然尚帶府尹之名不知副留守見尹之儀何如全義知之遽引見沂勞曰彼此有禮俱老矣勿相勞煩莊宗興復唐室復用為左丞判吏部尚書銓選司坐累謫石州司馬明宗卽位召還復為左丞以衰疾告老授太子少保致仕卒于龍門之別墅時年七十餘贈太子少傅

太祖不得已責授彥卿左衛中郎將五代史太祖受禪為華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歲餘入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一日過天津橋有老人誤衝其騶道者排之落橋而斃為御史所彈太祖不得已責授左衛中郎將復拜襄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五代史不數月除相州防禦使依前行營諸軍排陣使未幾授河陽節度使加檢校太傅太祖遇弑彥卿出太祖畫像事之如生嘗對客語先朝必涕泗交下五代史及太祖遇弑彥卿追感舊恩圖御容以奠之每因對客言及先朝舊事卽涕泗交流末帝卽位徙鎮威勝彥卿明敏善事人而怙寵作威好誅殺多猜忌卒于鎮年

五十七

五代史末帝嗣位遥領興元節度使東南面行營都招討使以拒淮寇尋改右金吾衛上將軍貞明初授鄧州節度使會淮人圍安陸彥卿奉詔領兵解圍大破淮賊而迴四年卒于鎮時年五十七詔贈侍中彥卿貞幹明敏善事人主然怙寵作威多忌好殺雖顯立功名而猶爲識者之所鄙焉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一